

特別
^21
4262
6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村重
923.6
Ka434
6
^21
4262
6

夜譚隨錄卷之六目錄

棘闈誌異 八則

回煞 五則

夜星子 二則

屍變 二則

貓怪 三則

驢

異犬

夜譚隨錄 卷之六目錄



早稲田大学
文学部図書

10262
<2002-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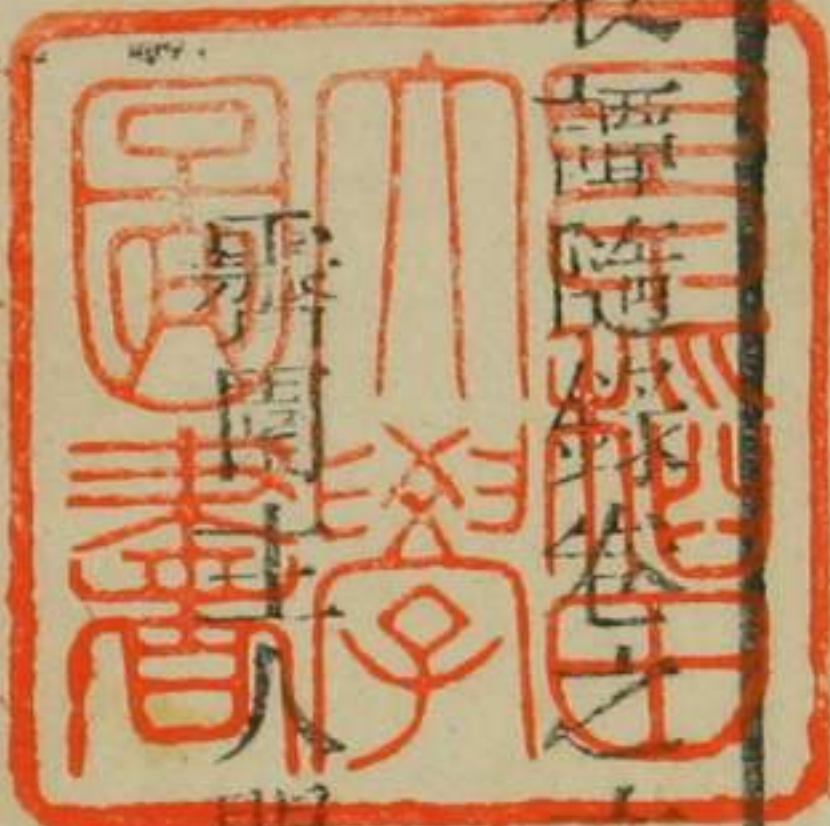
那步軍

施二

盛紫川



夜譚



葵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棘園誌異 八則

果報之異。在在有之。而見于棘園者尤著。或云。某子入場之前一夕。職事官公服致誠。以召鬼神。請神以紅旗。招家親。以藍旗。引恩惡鬼。以黑旗。召託插三色旗于明遠樓四角。吏日招且呼曰。有冤者

凡信云雷鳴善
念登時下雨後
頭心頭到生深
其猛省

報冤有讎者報讎云云故場中怪異叠見愈出愈
多予親戚往往有監試者予以招神招鬼之事質
之亦云不忘因舉所聞之尤異者記八則

陳扶青夫子言雍正間江南鄉試有常熟某生年四
十餘第三場入宿字號前二場頗得意興致甚高中
秋夜與相識玩月分韻作詩有皓月今宵滿紅顏往
日殘之句衆索其解生悽然對曰諸君皆同類無妨
實吐也憶昔遊吳門時館于某搢紳家子弟四人悉

忽爾高興便自
樓然非有使之
者何以如是之
甘自承

主人子姪有柳生者其內姪也手姿如玉予挑之數

何等造次

四佯若不知適值冷節諸生皆給假展墓唯與柳生

相對予復作詩以挑之曰繡被憑誰覆相逢自有因

何不鵬色以卷之乃

亭亭臨玉樹可許鳳棲身柳得詩面色發頰圍而

惟發頰耶

之予以爲可動矣會友人見餉予蓄有媚藥入酒中

飲之易醉而狂強柳生盡一巨觥遂得一遂所欲次

晚矣拙矣

日酒醒知已被汚竟投纒內寢舉家不知其故予雖

知之而不敢洩飲泣而已主人構訟半年始解今夜

少年暹酒便不
可况前曾有詩
平

泣涕而言何嘗
自認供狀誰謂
隱事人不能知
哉

月色不減當年而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故感慨係之
耳言託淚泫泫下聞者無不毛戴陸續散去五更後
忽聞人聲鼎沸往來不停履相告曰有人縊死屎號
中矣詰且驗之則常熱生也

蘭若曰酒為色媒謂醉後每動淫心也乃柳生
以少年丰標忽遭此無行之人詩以戲之酒以
誘之而卒為所汙辱斯又酒能誨淫而非假酒
淫人矣雖然柳當閱詩後縱不嚴以絕之亦當

托故以避之不能見幾而作復與飲酒忘醉亦
不得謂無罪矣羞而自經嗟何及哉天下之甘
言卑禮無因至前者皆禍機之所伏也慎勿不
加察而徒自詡予智也

先生又言乾隆某年結伴入南園同舍俞生江陰諸
生也甫畢頭場即治任眾怪而問之言語枝梧而顏
色悽楚愈力詰之不得已始明告曰言之醜矣先君
子宦遊半世及解組歸遂病疰忡數年不愈捐館時

非中有所餒至
如此

知所處之充為不可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良心至此始現哀哉

朝借謬子載不

在言降錄

卷之六

呼予兄弟四人至榻前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唯
任官者皆爾賜然
 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寃殺二囚為大罪惡陰
陰報亦嚴矣哉
 報當斬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僅留一子陰報亦嚴矣哉單傳五世不
 得温飽吾今人非高于泰山鬼責深于滄海地獄之
 設倖脫無由子孫或不知命忘想功名適益吾罪非
 孝慈也汝弟兄其各勉為善事自圖結果言託而瞑
 後弟兄相繼死唯我僅存鄉試二次悉被墨瀋汚卷
 昨在棘中文思頗湧三更即脫稿俟一人披帷而入

安于地下何可不慎

言之頗覺凄慘

立燈前驚視之乃先君也顏色愁苦怒責予曰奈何
 忘我遺囑屢為非分致我奔走道路辛苦備嘗苦再
尤為可惡
 不悛禍不旋踵矣隨以手械一擊燭滅視翻旋失所
又被黜矣
 在予驚定而慟比櫛眉來致詢見予油墨滿卷各嗟
 歎而散予今年二十有五三登藍榜不足為恨所痛
 先人負譴拘擊九幽行當削髮入山披緇出世學自
 連大士救拔亡靈懺悔之情幸諸君垂鑒焉眾聞之
 靡不咋舌神驚善念為之一熾先生退而作歸山詩

交單遺錄

卷之六 棘關誌異

四



以送之

蘭岩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聖人言之諄切矣。嗟乎升堂鼓響階下者如對閻羅覆盆寃成受刑者恍遭地獄奈何以嗷嗷赤子方延頸于父母之堂而簇簇黃金已私袖于黃綠之吏遂使沉寃莫雪于生前宿孽旋生于死後三戰三黜子孫五世貧寒一代一丁兄弟崇朝且謝可不慎歎可不戒歎

國說文莫也音矢俗作床

畢竟不知是何怪異

某科會試一江南舉人入頭場文戰至二更往未號解手三更不返相識數數來覓不見其異之提燈往覘見一人橫卧茵屨中驗之舉人也呼之不應大驚急救之良久始甦自述在此方欲解手見一物大如牛白如雪倚牆根蠕動霍霍有聲心殊恐怖大聲叱之物忽起立乃是一白人面作青白色兩眼大如雞子碧而有光不覺身如夢魘呼叫不能出聲亦不自知僵仆之由也眾皆悚然扶之歸號次田曳白而出

文選遺錄 卷之六 棘閣誌異 五

蘭岩曰神魂迷罔乃見此異物以奪其魄曳白
而出亦云幸矣

李伯琴言其表弟康生夙以才貌擅名年甫二十有
二卽設帳于巨紳單氏家單三世爲官富甲一郡僮
僕婢媪數十百人而單賦性殘酷家法極嚴家人小
有過犯鞭扑立下甚有炮烙等刑往往畢命恬不爲
怪康工諛善媚入館後賓主頗相得第少年喜事每
捕風捉影見事風生生徒五人曰修曰保曰傑曰德

蒙高無知任情
恣嘗往往如此

品行不端復多
以如何貴才貌
當名哉
有其所謂有其
弟焉得不契

丙奇笑過書院
家奇可知矣
見之心動固無

皆單之子姪曰炳文單之弱弟而異母者也炳文年
十七聰穎異常所爲詩文康多不能易陽推許而陰
忌之唯保與康最契故主人家事若大若小主人眷
屬若男若女無不悉知有一事保必領以告康見一
人康必指以問保誼雖師弟實類友朋也會東家宴
內親日暮散去內眷送客回笑語過書院門康于門
隙窺見一婢翠衣素裙冶容媚態風致嫣然頓覺心
神把捉不定正凝想間適館僮秉燭來陳酒棧康曰

足宜而特其為
師者之所宜然

一問便知是此
人其是知人心
所見不差

弟對談轉問

此可見其口
無得無所不說
語景

形平貌不

一疑一詢探出
根柢奸人行徑
不可測

偏是無學問人
有此大議論
當百指自亦非
弟所以對師宜

初請陳鏡

卷之六

諸郎在內作底事。保曰：有內客留宿。諸郎正忙，少停。
二郎即出陪先生喫酒矣。康領之，俄而保至。師弟歡
然對酌，因以所見翠衣婢贊之。保曰：先生所諮，得非
自皙如雪，眸黑如墨，髮如雲，黝髯可鑑者乎？曰：然。
曰：此三姑母房中使女，小蕙也。子頭極慧，善針黹。
一家皆偏愛之，年十九矣。猶未有婿也。康擊杯戲問
曰：如此珍美，日日在前，汝弟兄亦各嗜其滋味否？保
微笑曰：晴不垂涎，弟恨其有那裏之技，猶往舊裏臂

失之。獨文炳叔與之交好而已。康歌然曰：荷荷，文炳

自負高明，乃致污人清白，豈非得已而不已耶？吾一

小蕙端重，恐文炳未必能玷汝所言，亦想當然耳。保

曰：不然，二人形跡生及，保皆目擊之矣。康前席曰：目

擊何如？保曰：保潛窺于福室中，生猝遇于花園門子

內也。康大笑而罷。一日傑實蠻觸故事于康，康不能

詳，文炳從旁述之。康大慙，轉戒之曰：學者當以十三

經為根本，廿一史為學問，荒唐子書知之何異穢墟。

文潭遊錄 卷之六 棘園誌異 七

遭人忌也况有
痴行不檢者乎

徒爭名分亦覺
可耻

文炳曰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宰相須用讀書人以其
能取多而用宏也康曰讀書變化氣質汝氣質如此
何敢稱儒吾雖少長于汝然而師傅也汝弟子也以
弟子而上凌師傅讀書何為且汝自矜儒術曾有儒
者而淫人婢女亂人閨壺者乎文炳失色不復敢言
修弟兄亦再三解紛康始恕息然終不與文炳結談
單知之答文炳十數且置酒謝康曰丈夫洩憤極酒
間况師弟乎弱弟無知不足與校也康唯唯於是卜

此等人偏多得
意

欲言不言令人
愈增一番深意

鄧勉淺見如前
當此激發直乃
提便備言補益
耳
此事何門家法
橫天謔言材牛

夜痛飲單微醉與高自述平生得意語刺刺不休康
乘間諷之曰老先生文章政事皆堪不朽唯家法稍
弛外人耳而口之殊可惜耳單絕然曰老夫家政自
謂不愧石柳先生今出此言得毋有所見聞乎康曰
承相愛故知無不言俱事涉隱私不便瀆陳也單大
疑屏去左右密語之康乃舉文炳私小意事附會以
告且曰今公耶所親見者老先生為鄉里儀型奈何
因小兒女一夕之歡致大鄉望微瑕之玷單固以家

之... 蘇... 八

發怒均不解也

罪不至死宜其不甘于豎儒也

夜讀段錄

卷之六

法自謂一旦被人而摘其疵怒發如雷擲杯而入大聲索小蕙撻而鞠之小蕙不勝箠楚一一吐實單怒極令其衣紡庭柱上以巨礎杵塞陰中呼文炳至前令觀之文炳掩面伏地哭不能起單叱而鞭之聲色極厲夫人再四求寬怒終不息鎖文炳廁中方歸寢所夫人潛釋小蕙拾之入室一息奄奄血濡牀席家人無不泣而憐之守至夜半忽矍然而起大聲曰奴死必為厲鬼以報豎儒矣言訖長痛數聲而絕上

亦有良心即想是怯愚耳

事負老母望子之心為之一歎

懼矣

深冀望子成名之苦心

說為可惜

此可避也

下靡不悲悼康聞之頗不自安託故解館歸每念及小蕙之事輒挾背汗下適槐黃近桃燈夜課其母李氏即伯瑟姑母也親調魚羹送入書室於窓下見一女子裸形浴血而立驚腕仆地旋失女子所在康急出救母歸寢問何故驚倒母告以所見康大驚失色母曰此宅故囚不可復居且鄉試在即不如入省會暫居舅家倘博一第另覓居宅可也康以為然亟買舟以往寄居伯瑟家時伯瑟亦以鄉試故就貢院側

友誼錄

卷之六

棘園誌異

九

康生此時不知如何安迷

梅等媠馬康生以目其何以堪

僧舍肄業康至乃同下帷一日間話間伯瑟忽問貴
邑有單文炳者與相識否康曰弟之門人也兄胡為
問及之伯瑟曰久慕其才名昨又從一友人處得其
慘魂篇抉元珠于屈宋矣味其辭隱恨殊深不意其
為弟之高徒也因出一紙示康其辭曰夜迢修而轉
側兮心似焚以怛怛慘幽蘭之早折兮悼芳蕙之先
薨何惡藉之滋蔓兮甚賊苗之稂莠欲剪拔以蕪除
兮阜刺足而棘刺手告田父以假其鋤鍤兮絡冒頭

荀異離騷

嘗讀江樓夢矣
卷詠有云苦紗
帳裏公子情多
黃上隴中佳人
命薄當為文弱
小蕙涕泣而弔
之

而鉗制口奠美人于一晤兮儵神結而為夢出闔閭
以遐矚兮見蓬顆之蔽塚聲嚶嚶以啟悲兮先秋風
而聽之魂冉冉其欲離乎窻窻兮猶逡巡以鼠思羌
遭徊而兮猶兮非疇昔之姣態頻拭目以端倪兮徒
神奔而鬼怪詎綺羅之化蝶兮體袒裼而裸程哀水
玉之銷鑠兮瘡剜剜以縱橫妾薄命以貽戚兮職王
孫之故也君獨生以曷歡兮寧不懷茲楚也諄曰已
矣魂其歸來兮母躑躅以流連吾將與子同穴兮心

文選遺錄

卷之六 棘園誌異

十

至此神餒矣憤
悔何益

則石而力則縣康覽之次日曰文炳文炳汝其賦角弓
小蕙小蕙汝其怨終風乎予不任咎也伯瑟曰敢問
何謂也康備陳之故且曰弟聞釋氏有懺悔之說場
後免兄為我設一壇齋醮可乎伯瑟悚然汗下癡坐
良久始歎曰弟不自尤尙諉咎他人豈竟欲鐵鑄一
錯耶于是不歎而散無何入棘弟兄適同一號是夜
場內咸聞女子哭聲深以為怪唯康顏色沮喪不飲
不食次夕三更伯瑟文初就方假寐忽聞簾外人聲

好後賢人亦有
此時即吾只謂
巧言淫辭致人
死地聒耳真大
快事令人不惜
康生之死而歎
小蕙之神

往來皆云大怪事伯瑟急啟帷出視見窠號前人如
堵墻心知有異擠身而入見康裸坐房檐下瞠目直
視大叫曰單廷獻時辰未到姑縱之今且犁此賊之
舌再去質証言訖引手自握其舌極力拔之出口四
五寸血流膈外伯瑟駭甚力救之手爪透入舌根牢
不可脫比官來相驗已連根拔出昏倒地上斯須而
斃伯瑟不忍慕其惡次日出場領屍而歸是科伯瑟
高捷公車入都與予交最善每聞其說如此文炳賦

恣哉



慘神篇後半年亦死其將與蕙結未了緣歎又聞有傳其事于單者單晒而置之慕辰如故迄今無恙
蘭岩曰致二人死于非命罪何能追哉康以小怨輒生嫉妬拔舌而斃報亦慘矣至于挾能招忌文炳亦難免咎獨惜小蕙各辱身死為不幸耳

嚴十三言其變化年同闈一舉子干下江人夜間偶出登廁既歸號見所坐矮屋中燭光映簾簾上有人

形神心志足見心虛

一聞便如許驚
嗟四鬼想合老
巨規何時固已
龜強支耳

影黯然心殊怛怯徘徊不敢入問老軍何人坐我號中老軍曰烏知其為誰想亦君之相識也舉子曰汝為我密覘之看是何形狀亟來告我老軍潛從簾隙窺之良久却報曰其人背燈危坐年可四十許瘦黃面短黑鬚無甚異人處唯鬢旁瑣帽下斜插一紅漆竹箸為不可解耳舉子聞之驟驚狂抖有鬼而走老軍追問之但蹲身柵邊擺手搖頭不敢復返老軍白諸職專問之亦隕涕不言重至其號視之已失鬼之

其重則曖昧不
明其理則昭彰
可信

狂耶戲耶莫之
爲而爲耶夫亦
思來此何事耶

夜譚隨錄

卷之六

所在恐生他變令人守之次日送出終莫側紅筋之
由

蘭岩曰隱微事夫誰知其怨所結者乎鬼既能
每至闈中而但示其形使其驚狂奔避抑又何
故噫異矣

乾隆丙子科順天鄉試有大書于卷面者曰黃
四姑娘開折見藍榜

監生潤玉弱冠有文譽丰姿韶秀如玉山照人同學

以翰苑期之玉亦自命不凡視賦鹿鳴捷南宮如拾
地芥耳所居偪隣尚書某公之宅尚書有女已字候
門尚未遣嫁而才慧容色名動一時玉偶見之干升
車時素面隔碧紗如春烟之籠秋棠也歸而思慕不
能一刻置一日間步後圃聞隔牆女子嗽聲急設梯
于柳陰中登而窺之則尚書宅內之溷軒也見一女
麗甚識爲車中人方登廁蘭烟出口聲白如霜玉目
奪神搖猶恨不能滿意日暮人靜乃暗于花陰密處

溷軒設近階牆
未免疎于檢點
然如此無行之
勝亦不多有

如此居心安得無報

以私襲而形諸筆墨尤為不可

夜讀隱錄

卷之六

壁脚下。蓋去半輒使洞徹不礙目。終日覘之。于是女之隱私。無有不為玉所諦見者。積半年。女已出閤。玉無從再窺。頗悵恨。因冥想其私處。有朱色痣一點。為賦長相思詞以詠之。為一友所見。舉而投諸火。正色責之。並誠其勿復舉以告人。于德行大有累。玉笑其迂。後入闈。夜夢一人。扶其目。痛甚而寤。惡之。而目痛不止。兩瞳如針刺。不能啟睫。遂繳白卷而出。歸家三日。痛不絕。遂成雙瞽。及曉。揭燬詞。友人已魁列矣。

蘭岩曰：一言規見。遂獲高魁。一意淫惡。便成雙瞽。慎之戒之。

福壽堂曰：始而私之于己。既而慕之子人。致幽閨貞體。不害裸遊于五都之市。誠所謂玩人喪德者矣。夫瞽于目者。必先瞽于心也。高其名者。必先高其品也。各教申自有樂地。一失足。即蹈苦海。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楊慎遠。鼠夷焚。猶傳雜事秘辛。宜其終身不齒才人。其鑑之哉。

文單通策

卷之六

陳朝誌異

七

僕能知此便非
俗奴

計亦良得豈料
後變

蔡生江左名士也。公車入都，館滿洲某氏家。其家主
人物故已久。唯主母霜居撫一子一女。僕婢十餘人。
一老僕已歷三世矣。誠慤忠靖。主母待之甚厚。僕亦
素重蔡名。深喜幼主得師。敬禮不替。會主母將嫁女。
乏粧奩之貲。畿內有田數頃。使僕徵其租。以歲歉去
月餘。僅獲八十金。以歸。計之不敷。用仍付之。曰：「諺云
飯到口。錢到手。零星費去。至時愈不足用。汝姑收貯。
待取足總繳可也。」僕諾而退。自念身常出外。妻子頑

深信不疑

以此教子弟真
是名師
適着面孔賴反

鈍。不解事。倘此銀有失。大事去矣。乃携入館中。以情
告蔡。乞代為存貯。時左右無人。蔡即納于箱中。而鑲
之。曰：「汝第去辦正事。寄此無妨也。」僕謝而去。又半月
微得餘金。復命。主母索前項。僕曰：「在蔡先生處。即往
取之。」蔡不承。曰：「汝那得有銀寄我處？」僕曰：「先生無戲
言。可即見付。」蔡怒曰：「何物老奴敢來誣我？我為汝家
教子弟。豈為汝家作看財奴耶？不速退。當惹老拳矣。」
僕大驚。爭辨不已。蔡聲色俱厲。即欲解館。主母聞

說有理

寡婦坐守閨闈
焉讀書人假名
士多不可信者
哉冤乎僕也

令其自慕更覺
可慮

之立門外揚聲慰蔡曰先生勿氣吾當為先生責此
叛奴蔡始不言主母呼僕入痛責之曰先生讀書人
且南方名士希圖飛家數十兩銀耶此必汝將去自
救燃眉卒乃誣忘好人吾母子孤兒寡婦出門跬步
不能行所賴者汝一人耳今有若此尚何望乎言訖
掩面而泣僕無以自明但自批其頰以自罵是夜遂縊
死次年蔡人聞精神恍惚下帷秉燭親筆備錄其事
於紙自述昧心蔑理罪不可逭解帶自經于黃萌白

羣中比人知覺體已冰矣尤可怪者面壁端坐帶纒
去喉寸餘不解何由致死其自供之辭衆爭錄之仁
和葉省三先生亦錄得一紙每出以示人以爲文人
無行者戒

蘭岩曰予嘗見世之所謂名士矣曳長裙舞大
袖以爲名士風流吟詩論文奕碁飲酒以爲名
士博雅而寃其中則絕少躬行核其實則每多
不肖而第觀其膚末者未嘗不羣然信之曰此

名士也。焉有為此者乎。嗟乎。惟其名士也。而能為此耳。亦為其稱名士也。而後知人之深信不疑。而敢為此耳。

胡為乎來

鬼物戲人不一而足。要必其人

某科鄉試。一生構文。至半夜。瞥見一人。披帷而入。古衣古冠。面目甚怪。生口噤不能言。其人伸一掌向生。曰。我司文之神也。汝祖宗有陰德。今科當領薦。可書一字于吾掌。為異日填榜之驗。生大喜。即濡墨大書一魁字。其人遂滅。而字故在卷上。墨漬數重。因被貼

可戲而後戲之

出。思茂先言一士子臨場祈夢于泡子河畔呂公祠。夢見一六如壽家所繪壽星狀。頭粘白紙條。自向而。出覺而異之。既而棘以犯例。被貼或解之日。蓋頭場貼出也。一笑。

閑齋曰。棘闈之地。國家設以取士者也。隳行喪德之徒。冥報昭然。毫釐不爽。如是何關節懷挾者。猶敢于光天化日中行險以傲倖哉。

蘭岩曰。秀才入闈。一胡得失之心。則方寸中頃刻百緒叢生。而鬼神遂得乘其隙而侮弄之。因而擯斥之。是二子者。焉知非妄想心熾。精神恍

惚而結成一幻境哉

回煞 五則

鬼物戲人不一而足要必其人

人死有回煞之說都下尤信之有舉族出避者雖貴家巨室亦必空其室以避他所謂之躲殃至期例掃除亾人所居之室炕上地下徧篩布蘆灰凡有銅鐵悉以白紙封之恐鬼畏之也更于炕頭設矮几几上陳火酒一杯煮雞子數枚沖燈一盞反扁其戶次日鳴鐵器開門驗灰上有雞距虎爪馬蹄蛇足等跡種

所為罪孽乃在此耶誠亦習俗使然

人所以不言先神之事者亦以理無而事有耳

種不一大抵亾人所屬何相即現何跡以下亾人罪孽之重輕謂鎖罪輕而繩罪重也草木雞犬往往有遭之而枯斃者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所謂相率成風牢不可破者也第其理未可盡誣或者死者有知歸省所戀歎予友德書紳不幸短命方其弱冠時季弟歿出殃之夕德不信二更後潛至窓下窺之室中一燈熒熒毫無所見因笑流俗之妄纔思却回忽見小旋風起燈下有墨物如魚網罩几上燈焰綠如螢火

怪極

光歛如錢條暗德伏窗外如醉又如夢不能動履但覺燈明則神思如寤燈暗則毛髮盡張俄而墨物不見燈驟明德氣始舒暢聞耳畔有聲甚雜蓋家人尊覓至此呼呌之也德面色如土數日失神每向予述之為不妄也

蘭岩曰神氣為鬼所奪所以不壽耳

同學錫穀齋和言其一親戚家有塾師新死際回煞之夜主人矯俗弊無所陳設次日黎明穀齋以事過

主人能喬一誠不為俗囿

之主人未起暫就書房中坐候之館童入取茶穀齋獨坐炕頭吸烟忽見一黑物如亂髮一團去地尺餘旋轉不已漸近衣袂執祛審視不辨是何物初大如升漸如椀如盃滾入炕洞中一半在外猶轉不已久之始沒竊異之館童取茶至問之結舌不能對愈增疑惑及主人出復質之初亦茫然繼乃大悟曰得毋回煞之說未可盡誣乎因告以塾師之事其相歎惋疑團始解既而穀齋笑曰幸我月令尙好不然其不

殃也。幾希矣。

蘭岩曰：鬼者陰之靈，至虛且幻。茲何具有形象耶？又不解其入炕洞何為。

城北徐公家一老嫗死，際回煞。徐二子皆少年好事，相約往覘。初無怪異，將去之，燈忽驟暗，隱隱見一物如象鼻，就器吸酒，嚼嚼有聲，欻然墜地上，化為犬猫。而人面白如粉，繞地旋轉，若有所覓。二子驚悸發狂，震駭家人，詰得其故，交責不已。次日啟戶視之，雞子

此九可怪

此及不現難距
此其難見之

種類

酒漿空無所有，灰上人踪。兩兩相並，僅如二三歲小兒。東壁書十一字，非篆非草，淡墨色，人不能識。向午忽自滅，詢為鬼筆。徐二子相繼病死。

蘭岩曰：鬼能飲食，大為奇怪。想人踪兩兩，即徐氏二子之魂魄耳。相繼病死，其理可悟。

延安折天桂為廣文時，傭一老嫗服役炊爨。其子黃椿年二十餘，為郡驛卒。某年冬，從榆鎮差官馬進，馳羽書入都，道經某堡，大雨雪，堡故荒僻，無客舍，投宿

民家其家辟正室以居之馬以為敬已深德之與黃
 夜飯訖同炕而寢二更後薰忽驚惶聞屋隅行聲甚
 異心殊怛怖連呼馬老爺不應急起敲火燭之則馬
 方袒跣向隅蹲踞地上聳肩用力若有所捺黃驚詢
 何為馬但搖首不暇應答黃大疑急前審諦之見壁
 角有物形如蝟被捺唧唧作聲漸捺漸縮不禁大駭
 欲前助力物忽化為濃烟滾滾四散成數十團或鑽
 入壁隙或飛上棚頂須臾而盡黃扶馬坐息炕頭問

馬欲捉鬼亦何可笑

變動不測

所捉何物馬哆口瞪目猶有餘恐良久稍定始述曰
 吾方起溲瞥見一婆婆老嫗徘徊炕下兩眼有光如
 螢頗能自照心之為鬼以枕擊之仆地化為一蠅走
 向屋角故就而捺之誠不識為何怪也黃聞之粟生
 于肌髮豎于頂不敢復寢亟呼主人詰之支離不以
 實告馬偽怒欲鳴于官主人懇因言其故蓋其祖母
 新死是夜正回煞之候也叩其體貌正符所見馬為
 之歎惋遂不復少留束裝秣馬冒雪宵征

蘭岩曰。倏而嫗。倏而蠟。倏而烟。繁大作怪。秦人謂大爲老。有張老嘴者。又號老胆。以口大膽大。而得名也。其子婦死。值回煞。張出差在外。未之知也。是夜適歸。叩門久無應者。怒發。排闥而入。重門亦如之。至廳前。一闈無一人。唯西廂燈火耿耿。陰念此屋。從無人居。那得有燈光。試敲之。倏見一婦人。長僅尺餘。直撲牕隙。倉卒驚却數步。婦人甫出窗。旋化黑烟一團。隨風而散。張知爲鬼物。不復踪跡。巫叩宅門。家

人聞之大擾。良久始辯其音響。開門納而告之。故張乃歎惋。蓋子婦病篤。不便。終于正寢。移之西廂。逾夕而歿。張所見婦之鬼也。是夜適值出殃云。張竟無恙。蘭岩曰。張其陽旺耶。不然何竟無恙。

夜星子 二則

京師某官家。其祖留一妾。生九十餘。甚耄耄。居後房。上下呼爲老媪。日坐炕頭。不言不笑。不能動履。形似饑鷹。而健飯無疾病。嘗畜一貓。與相守不離。寢食共

夜星子之名不知助于何日而乃作怪談捉繫言可揆誠不可解

班者真能事也

之宦一幼子尚在襁褓夜夜啼號至晚方輟匝月不愈患之俗傳小兒夜啼謂之夜星子即有能捉之者于是延捉者至家禮待甚厚捉者一半老婦人耳是夕就小兒旁設桑弧桃矢長大不過五寸矢上繫素絲數丈理其端于無名之指而拈之至夜半月色上窻兒啼漸作頃之隱隱見窻紙有影條進條却彷彿一婦人長六七寸操戈騎馬而行捉者擺手低語曰夜星子來矣來矣亟彎弓射之中肩唧唧有聲棄戈

老媪至此快苦矣

返馳捉者越窻引綫率眾逐之拾其戈觀之一搓線小竹籤也跡至後房其絲竟入門隙畫呼老媪不應因其辨聞燃燭入室遍覓無所見搜索久之忽一小婢驚指曰老媪中箭矣眾視之果見小矢釘老媪膺上呻吟不已而所畜貓猶在跨下也感大錯愕亟為援矢血流不止捉者命撲殺其貓小兒因不復夜啼老媪亦由此得病數日亦死

蘭岩曰怪出于老媪誠不知其何為想係貓之

所爲老嫗。龍鐘爲其所使耳。卒乃中箭而亡。不亦冤乎。

予在咸安宮時。聞同學降君。言其一親戚家。有小兒夜啼。越兩月不愈。有老嫗識爲夜星子。自云能捉之。問所需。無難辦者。唯用木作方籠。四面糊白紙。竈上。竈眉內設油燈一盞。燃之光射紙上。俟小兒啼作。卽竈前覆一粗磁碗。碗上橫置一菜刀。踞小兒面竈門而坐。家人悉令迴避。童男稚女則弗禁。時降君

年甫十二三。立嫗身後觀焉。嫗一手叩刀。嚙嚙不解。作何語。食頃燈驟暗。紙上隱隱見黑影往來閃爍。不定。或人或馬。或貓犬。悉彷彿其形。一詛咒愈急。燈愈暗。黑影往來愈夥。最後影色黯黯。映紙獨真。止而不動。形頗似極。嫗急舉刀背力碎覆碗。轟然一聲。竈中燈忽大明。黑影印紙上不滅。如淡墨所染。嫗舉籠以火焚之。兒啼頓止。

蘭岩曰。如此怪異。非老嫗不能降。亦非老嫗不

婦人愚見每以
訴卒小忿致成
獄終年縲纆多
人保為可憫

能解

屍變二則

陝西某村。胡氏女嫁為李家婦。一朝反目。女負氣出
門。不知所之。李以為歸其母家。往探之。未嘗歸也。徧
叩親故。皆無有。遂成訟。有司嚴刑拷掠。不能成獄。縲
縶。困者歲餘。村後故接亂山。人蹤罕到。唯芻蕘雉
菟者。間一過焉。一樵入林伐木。于萬樹中。見一人懸
柏樹上。目大如盞。舉兩手作撲人狀。聲吱吱若鳴。編

蝠身搖搖如戲鞦韆。樵驚駭欲死。狂奔下山。述于村
人。村人聚眾制挺鼓勇而往。四面擊之。良久不動。李
之隣里咸在其服色。雖舊猶辨為胡氏女。白其父母。
今觀之。真實不虛。撫屍大慟。而驗而焚之。臭達數里。
吡吡作聲。疑案始結。

蘭岩曰。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固
屬常事。獨不解年餘懸萬山中。尸僵而能鳴。索
且不朽。是為不可信而可怪耳。

須聞有偷兒入
一貧家無所得
貧人覺而飲以
酒相得其懽登
日偷兒反贈以
日金二錠雅興
頌佳

先達某公未第時公車入都因避囂停裝于廣渠門
外一古寺中僧舍雖多大率湫隘不堪肄業唯小閣
兩楹殊精潔高敞因稅居焉僧囑曰居此亦不妨第
須防暴客後窓可不必開也公諾之居無何甚苦炎
熱自思夏日樓居古人所忌非北風不能清暑縱有
暴客亦不足為寒士憂遂拔屣啟窓見綠野青疇一
望無際樓下臨叢葬處古塚纍纍不止什伯更有未
葬而發厝于茂草間者凡十餘椁公笑曰對此正不

其音拜
不棺頭
一奠而來幽魂
其有知乎

敢不樂漏下月上清風送涼乃命酒獨酌凭窓遠矚
醉從灑酒奠樓下曰長眠人苟有荷鍤者見此杯中
物當來歆也約二更餘聞一厝柩邊窸窣有聲公疑
為草木之兵俄而聲漸厲柩柩幕然落地一屍匍匐
而出遍身雪白兩眼綠色映月如熒光公大駭然素
有氣敢任且念彼雖鬼物而樓高數尋亦不足畏第
觀其出欲何為亟滅燭以覘之屍既出向其柩拜之
柩復合僵立矐目歘然西去迅疾如風公錯愕不已

料其必反。乃閉半窗屏息以待。三更向盡。月色西沉。屍果還。瞬息至柩前。方下拜。公適喉痒。不禁大嗽。屍俛然起。直視樓窻。公急閉窻。用力猛。窻脫筩。閉然落樓下。屍即奔至。向窻一踊。不及者咫尺。公大窘。提燭檠擊之。顛而復踊。公倉皇間于手邊得書一帙。極力撲之中。其腦倏然仆地。遂不復動。公始下樓。搥僧房門以告。僧大驚曰。戒公者誠非無謂。奈何弗聽。致此恐怖。請暫同老僧榻。明日當為計也。公就枕。夜夢數

驚。翌日。僧糾合長工十餘人。執兵而上。見屍無異。前人之始集。以物棖撥之。舉體白毛。長寸許。巨口。腮十指。堅出如鷹爪。僧曰。怪底一夏無雨。此為厲也。報官驗訖。聚薪焚之。唧唧之聲不絕。具不可述。所擊書則周易下卷也。僧笑曰。措大兵器亦大異人。公旋移居入城。逢人輒述之。從父第。官少宰。蘭岩曰。荒郊斷壘。資恨終天。蔓草寒烟。含悲長卧。悵孤魂于萬里。無日還家。歎骨朽于百年。誰

人布奠致成早魃為虐戾氣成妖鬼也而不安于穴娶薪而焚之良可嘍也

貓怪三則

某公子為筆帖式家頗饒裕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得人生之一樂焉上下食指甚繁而尤喜畜貓白老烏員何止十數每食則羣集案前噉噉聒耳飯鮮眠瑛習以為恒適飯後閒話家人咸不在側夫人呼媵數四不應忽聞窗外有代喚者聲甚異公子啟簾視之

外集軒轅而致取人之嗜幻然不一律而其

寂無人唯一狸奴踞窓臺上回首向公子面有笑容公子大駭人告夫人請昆弟聞之同出視貓戲問曰適間喚人者其汝也耶貓曰然眾大譁其父以為不祥亟命捉之貓曰莫拏我莫拏我言訖一躍在上屋檐而逝數日不復來舉室皇然談論不已一日小婢方餉貓此貓復雜羣中來就食急走入房僭告諸公子諸公子復大擾同出捉之縛而鞭之數十貓但噉噉倔強之態可惡欲殺之其父止之曰彼能作妖殺

與非科怪之道

與正怪

少年作事不及
老人見識

謀弱乃其子也
貓味憤憤

百計其隱揚所
欲言猶其有患
之為言者乎不
然養養一貓何
以知此

刻薄成家理無
久享前賢之言

夜譚隨錄

卷之六

之恐不利不如舍之公子陰命二僕盛以米囊負而
投諸河甫出城囊驟空臨河而返貓已先歸直至寢
室啟簾而入公子弟兄方咸集父母側論貓事瞥見
貓來胥立怔貓登踞胡牀怒視其父曰昔欲裂張髮
切齒厲聲而罵曰何物老奴屍居餘氣乃欲謀溺殺
我耶在汝家日常推汝為翁若在我家雲初輩猶可
耳孫汝奈何喪心至此且汝家禍在蕭牆不旋踵而
至不自警惕而謀殺我其非大謬汝盍亦自省平日

一。所為乎生具蟻蠹之材黃綠得祿初仕刑部以鉤
距得上官心出知二州愈事貪酷折楊登躡咸福自
詡作官二十年草菅人命者不知凡幾尚思恬退林
泉正命牖下妄想極矣所謂獸心人面汝實人中妖
孽乃反以我言為怪真怪事也遂大罵不已辱及所
生舉室紛拏莫不搶攘或揮古劍或擲銅瓶茗椀香
爐盡作攻擊之具貓哂笑而起曰我去我去汝不久
敗壞之家我不謀與汝輩爭也亟出戶綠樹而逝至

夜譚隨錄

卷之六 貓怪

可佩

夜讀隨錄 卷之六
此不復再至。半年後其家人疫死者日以三四。公子坐爭地免官。父母憂鬱相繼死。二年之內諸昆弟姊妹妯娌子姪奴僕死者幾無子遺。唯公子夫婦及一老僕暨一婢僅存。一寒如范叔也。
關齋曰：妖由人作，見以為怪，斯怪作矣。唐魏元忠謂見怪不怪其怪自賊，非見理明晰不能作是語。雖然，內省多疚亦不易作坦承漢。
永野亭黃門為予言其一親戚家喜畜貓，勿嘗作人

物且有然人可不謹

非不得不言費
目言以起其端
耳

言者察之。貓也。大駭。縛而撻之。求其故。貓曰：無有不。能言者。但犯忌。故不敢耳。今偶脫于口。駟不及舌。悔亦何及。若牝貓。則未有能言者矣。其家不之信。令再縛一牡者。撻而求其語。初但嗷嗷。以目視前貓。前貓曰：我且不得不言。况汝耶。于是亦作人言。求免。其家始信而縱之。後亦多不祥。予聞其說。愈謂太平廣記所載貓言莫如。莫如此之事。為不誑也。
蘭岩曰：言遭楚。貓應自悔。然猶以駟不及舌。

文選卷之六 貓 三十

痛自懲責乃人也。每以多言取禍，反怨天尤人，不克自省，誠此猫之不若矣。

獲軍參領舒某喜謳歌，行立坐卧，罕不鳴鳴。一日友人過訪，歡飲于室，漏已二下，尚相與賡歌不輟。忽聞戶外細聲，唱所謂敬德打朝者，諦聆之，字音清楚，合拍妙不可言。舒服役只一僮，素不解歌，茲忽聞此深疑之。潛出窺伺，則見一猫人立月中，既歌且舞。舒驚呼其友，猫已在牆，以石投之，一躍而逝，而餘音猶在。

不意此猫亦遇知音

牆外也。

蘭若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舒喜歌，唱而猫亦效尤，舒應樂其善，繼主人也，何以石投之哉。

驢

都中有以屠驢為業者，主人晚過其肆，漏已下，肆門已閉。室中燈火甚明，疑為作工者賭博，從板隙潛窺，見二傭共殺死一婦人，方斷脰剖腹，血肉狼藉，大驚。

指其為馬猶為
不可奈何指
為人雖然聽而
人也可人而
也則不可

丞反走。鳴諸官。官率步軍十餘人同往捕之。排闥入。則見死驢在地。主人獨指以為人。步軍曰：死驢也。烏得為人。與其爭論。環觀者咸笑其妄。其人猶忿爭不已。官怒其嘖嘖。叱曰：指鹿為馬。且不可奈何。指驢為人。鞭之而去。其人忿極。重欲對眾檢視。乃亦是驢。始而愕然。既而廢然。遂改業。誓不殺生。

蘭岩曰：驢。龐然一蠢物也。與人大異。何此人確見其為人哉。始亦做此屠驢者乎。非昏于目也。

豈公好鶴。至于
亡國。而此侯終
得大報。殆亦有
幸。有不幸歟。而
抑知不於衛。於
國君也。臣民為
耳。臨御不可有
癖好。侯持一職
耳。然。造此。君辱

誓不殺生。此驢也不復為人。此人也。不復為驢矣。

異犬

某侯襲爵之前。一歲年少年。壽。雨十七。丰姿如玉。而癖好鬪雞走狗。嘗豢一黃犬。甚愛之。至同寢食。至夏日。率六出東門。遊行郊坰。大雨驟至。避一墓門下。墓前有積潦。廣袤數畝。蘆荻滿之。坐未安。復有三惡少。鞞鷹負弩而至。見侯各耳語。侯故白哲。一惡少作韻語曰：黑

雖得大忠而可
殺後復解其屍
未始非極好之
所致也豈公喪
國此侯喪名其
亡一也

誰令汝獨行死
三即

者黑如鐵也赤者赤如血也白者白如雪也其二
和之以笑侯雖微固世家之畜且懦弱孤立聞之大
懼冒雨欲行惡少挽留甚力侯大窘曰汝等欲何為
惡少皆笑而不答但相與抱持之犬在旁大嗥來齧
惡少以巨石投之中腦犬聞之乃盡褫侯衣不留寸
縷縛手足俯而拾諸草中欲淫之侯哭叫聲嘶滾地
不定會有數騎自林間來惡少倉皇逸去騎者至見
而詫焉解其縛而詢其故侯啜縮而泣告之騎者憐

驚弓之鳥漏網
之魚

其遭衣而送之家犬亦踉蹌隨之歸數日不食創盟
潰而斃侯大慟瘞之園中祝而祭之如喪良朋也是
夜夢犬作人言謂侯曰主人遇我厚矣將有以圖報
主從此出門須慎苟際危急我受豢養恩至時必相
救及覺以為異謹誌之一日有事于通州歸而泛舟
于大通河仍見前三惡少更同兩少年掉臂趁船咸
目侯而笑侯患甚至問上泊舟同載者星散侯混入
旗亭潛視三惡少去遠始覓僻徑急行約里餘猝見

文單查錄

卷之二、異犬

突如其來何等
兇勇此犬誠大
可異
及及乎殆哉

神化莫測

大忠則托生為

三惡少突起黍稷中捉侯入幽僻處掩其口復號其
衣一少年方欲姦之忽一巨大竄出地垣直前嚙其
陰少年痛絕而踣犬更追其二一落其腓一傷其臂
侯得無恙着衣躡履蹊田而奔犬返走侯尾而喚之
直至一茅舍前犬踏于籬落就視之則一病癩黃
狗也意頗恍然有老嫗掃麥于場誦侯而笑曰此吾
家老犬也病癩半年昨夜死矣小哥薄而觀之獨不
嫌其穢乎侯漫應之惓惓而返夜復夢大來告主人

惡少橫逆卒得
此報亦大快事

悠然一語之贊

之恩已少酬報真中憐我之忠行當托生為人于焉
拜辭再見無由矣言訖涕泣叩頭而去侯深感其義
計犬死期每七日必設祭于瘞所至今不衰後偵知
三惡少二作廢人傷陰者越宿即殞恩茂先為侯內
兄茂先深知其事侯今襲爵三年矣予曾于茂先湯
餅會中識之真璧人也

蘭岩曰食其祿而報其主犬誠忠矣乃死後猶
借手癩狗以舒其猛烈之氣大固不昧其靈而

夜讀隨錄 卷之六
能如是。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那步軍

步軍那木契司柵于某衙。會冬夜。方擁裘擊柝。三更向盡。見二青衣人。驅鴨數百。欲過柵南去。那叱曰。此何時。尚欲過柵耶。二人不應。輒驅鴨自柵下過。那大怒。欲阻之。而人與羣鴨紛然在柵南矣。驅鴨徑去。初無阻礙。那大驚。毛戴。亟呼其伴告之。其相錯愕。自是小兒多患痘疹。百無一生。那所見。殆非無因也。

步軍得意叱人
阻人以爲大權
在手矣。過此則
技窮

蘭岩曰。鴨爲兒厲。誠不可解。

施二

京師某坊。有廢寺一區。殿宇宏巨。僧房數十間。強半傾圮。佛像暴露。鐘魚闕寂。唯一老衲。及兩沙彌。主之。生涯冷落。所恃繕葺。葺間房。招小經紀者。僦居。月覓錢四五緡。爲香火之資而已。有交城民。施二者。秋夏耕稼。冬春入京。以賣塘爲業。至則稅居寺中。東院中例數年矣。東壁一室。空無人居。一夕賣塘歸。已三更矣。

或則佛像暴露
香火之資。或則
金碧交輝。良田
十頃。豈神像亦
分貧富耶

京其懷涼

大慟鄉思

和尚窘迫至此
淨卒為惡犬所
餓誠與犬同類

風雪甚寒。獨酌未寢。忽聞東壁有人語言。相問答者。施停傾杯聽了。了可辨。聞一人音響似五六十歲人者。嘆曰。比日腰痛異常。又苦跌躄。今聞朔風霍霍。思家迫切。未曉兒子輩亦會念及阿爹否。言訖。慨嘆再四。又一人曰。我豈不倍加愁苦。百日以來。守株待兔。地方拘束。跬步不敢出寺門。饑寒甚矣。昨見和尚斫。驢脯置砧板厨下。私心竊喜。謂可一潤饑吻。不意轉盼。問為什參。領家惡犬所舐。其聲齶齶。受此犬之齶。

矣

地方受賄矣

非極蠢粗不至
生此拙計

不料蠢人有此
達語

迄今昨上有大疤痕。老人曰。明日徐四來。可以得代否。其人曰。地方已許我矣。有隙可乘。即得代也。老人復嘆喟再三。已而寂然。施知是鬼為之。毛戴急出房。就其同業者。具述所聞。聞者亦寒慄焉。勗曰。果有以剝頭為活者。來僦居東壁。人極蠢。因與施北隣。一來致謁。問里居。通姓氏。則霸州徐四也。施愕然。乘間密以夜間所聞告之。勸其改居。徐謝曰。老兄意良厚。但我自有命。彼何能為。寧寧上帝必不容鬼物厲人。

施一

三六

也。施唯唯不復置喙而罷。居無何，徐為人薙髮，誤落其鬚。其人怒詈，徐不少讓。遂彼毆擊。既歸寺，忿恨不已。施與同儕就其室慰藉之曰：「吾等作小經紀，小手藝，凡百宜忍耐。詎可輕肆性氣，獨不見夫茶寮酒肆中壁上之所書乎？非和為貴，即忍為高也。」徐不忿曰：「寧死異鄉，不甘此辱。」眾復釀錢沽酒，勸解至四更，各散去。施歸房，倘聞徐怨恨聲，既而有悲泣聲，側耳諦察之，聲漸異，且作小語曰：「我雖一時氣苦，豈竟走這

忿激語亦血性語

鬼物損人利己

不可不惡

此語聲不意一
亦何益
後復現徐之
死施誤之也

條路耶。頃之又曰：「果能如此，死亦無憾。」至雞鳴聲始寂然。施大疑，亟披衣出戶，潛從意外探之。房中昏暗，乍視無所覩。一睇久之，方隱隱見一人懸梁上。又一人白衣背立，匠前雙手捩其足，大驚失聲，却走。寺僧方將上，發晨鐘，聞人聲來探，相遺于門，各復驚倒。及同業者漸集，始辨是施也。詰得其故，同往覘之。徐果自縊死矣。毆徐者，行路之人，無從追捕，枉捐軀命。據施所聞所見，事屬前定，洵非偶然。

蘭岩曰宿孽前定卒不能逃或亦有然第冥冥中從此鬼物殺人自代而此死者復又來代相報而已時乎况亦只得地方一許便可任所欲為彼為冥官者竟毫不加察耶抑坐受其賄耶是可慨也

盛紫川

予友盛紫川，祿為秀才時，偶探一親戚歸，夜已半路，過海潮庵，轉灣處，忽見一婦人，雙面來，首戴藍布衫。

吸破鞋，月下視之，約年四十許，面色灰敗，紫川不禁毛戴，足讓其行，而婦人亦止步相向，彼此相去，僅隔車軌，婦人漸漸開眼，眼光綠色，紫川遂昏然如夢，覺默念此必鬼也，當煥發吾之精神，彼必畏避，因疑神定，慧眼目視之，條如夢醒，婦人兩眼復合，綠光旋歛，既而紫川發一寒慄，婦人眼復開，紫川仍閉目如夢，屢如此者，數次相拒，久之，賴有邏卒擊柝而來，婦人始遂巡西去，紫川歸，面如上色，越數日始復其舊。

